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八

尺牘

趙尚書

感凌冰漲澤腹益壯蒸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填天所獨
厓台侯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
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餅者
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
之大夫曾不得兼之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
邪勛庸問望如挈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
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

者有詞壽上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
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瓌耕田養
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旣以骹
骹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嶇崎
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雜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
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
晉近而請所以然者趨風而已

黃侍郎

卽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翰天
壽斯文台侯動止萬福某闕遠廡仍蓋十有七年於此
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獨幸龍門突兀

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備乃清風逸駕翩然去之今
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
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
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
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愜然有感
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
亦旣得位矣而亦每有未効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
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
爲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
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間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

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
爲明時倍萬崇護幸甚

雷知院

卽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
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臚列多種之賜
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爲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
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
傷飛殞薄食變乃生焉曉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
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
闔闢無從日侍函丈躬聽誨飭耳某庀役已三月催科
不擾訟牒不留日飯二升朝昏八案惻怛所孚霽然田

野教誨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詹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高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闈培植益遠申錫有
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爲眷厚先焉而來使
謂至桐江卽還久之杳然卽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
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爲不敏爲愧負蓋有不容
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
而炤之則何以自逭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
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
縛舉頭愧野人哉然則小佚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
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

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爲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畜屋冲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間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歎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綰闊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謀溲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灑灑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輒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爲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輩行已倦霄漢顧獨彊卧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唐秘書

玉卣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睨台候宴
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
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芻臨片雲天
落春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
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
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
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
固若是焉而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迺戇莫效
毫分誤渥頻仍直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
警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

敢不肅給

回周帥

卽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
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去夏爲謝之后日念嗣敬而埃塗
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長非詩人浪語
也芻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歛山雲深豈堪着橫絕關
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
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
敷廷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
之功則口之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鍾鼎者
徃徃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

立惟執事張而不忝翁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穉自期
歲晚之峻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此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
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獲隨輦路之塵宛
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遠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
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偷耳寬和而
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
贊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勝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
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
人人宿飽而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

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
吾黨幸甚某正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
耳誨簡溫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
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况於南康之人身被
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
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
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
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
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

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舍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恢台氣步清潯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宴
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
與道變化故曰龍筦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
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
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
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
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

險舍樸而從醕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
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
得矣而况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爲他日儻
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習
次結約固二奇也匆匆爲謝莫既所懷憑墨遡風但有
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娛台
候宴啓萬福某抵此芻數月求所以上蓄其槃下育其
芟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絕俗惠然
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

至言與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爲甚盛中世以來國步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詹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乎又況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胡窺身無地徒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

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闔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

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
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
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蕪
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
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爲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
酉頗負膽氣亦有謀畧嘗率鳳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
麤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思足以備
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幙府辟客須可
爲已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
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
古人所謂內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

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
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歲律崢嶸寒氣聶聶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
屋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詞承之后嗣敬闕
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疊也惠然尺素如雲墮
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稟灑灑正元之氣負馨馨
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
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命羗酋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
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
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邪甚盛甚盛餘冀壽
重以光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饋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
又安用是颯颯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
也春風吹和萬象說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爲善
爲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畫丈室
之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永晝焚香靜對
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面謝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冲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
松竹益佳一炷栢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

他生永劫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箇如不忘則是
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爲寄尚未出世何邪沉香
兔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諭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
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寄仙果足
仍意屋然神仙好虛驕指凡草木以爲神奇誑惑世人
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徽綾一段軟密
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壽寧
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

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克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其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異牋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其忱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卽頒溫詔高屋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卽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吉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遣頒深仰眷篤下拜不勝感怍大卿中外敷歷勤勞

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已夏大卿爲節東歸某嘗有詩云慣倚茗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卽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旣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番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屋一自抵此亟飭寸箋少叙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

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適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鈞官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爲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卅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嶼嶼何由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者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訛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即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

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邦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湏官司嚴責以修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備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况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爲重闕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柱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腆併幸矜體

高校書

素商傲令冊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
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
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
之抱膝幽吟於寂茂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續離騷詩窮
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美然是皆
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
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未期雅拜徒
想清風謙翰遠臨眷情愈厚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
內葆黃庭外列冊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宮

張知縣

殊陽尚驕伏惟蒲壁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
頃焉具謝之后冗不享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專騎惠
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井之義役之爲民利也大矣非
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况又加以義廩無窮之惠乎
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
糴之貴則減價糴之祖宗朝所以番意邦本者正在是
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曉言父
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恐一毫之
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

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綃之說非敢爲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旣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旣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連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

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爲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也芳編示教藻績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充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厚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爲梓石羞耳匆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虛珍竒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

荅祈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竒偉涵其綠者爲精深其嘉泰甲

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
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
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虛而某之
荒踈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
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
所至鉏驕剪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
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
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
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
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
毫躬行體察之功者跡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
文應人接物臨政蒞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
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
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率之罪不知所逃也

回李寔公

久欲拜狀而出埃入空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即朝
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
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
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
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
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
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

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楊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

葉賢良真

歲晚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獲詳近况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大萃

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賈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答以爲辭自後祖述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政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那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皪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

陋已不足觀矣而况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
近代坡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
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
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
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
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爲謝之
後畚土楸梧後後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
足關軫爲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患不恕耳旣明
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己知邪不有
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已爲書遺餉具仍
勤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珍以俟殊
渥此委勿間

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某
官風采聞于寰海行誼輩於前脩有實有聲負蓋世之
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
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畧帝難其選
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剗物鋒鏘既
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中贊成雋功歸報
明主伏念某情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
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
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
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羨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
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

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祭倍切搖
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
膽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丘告院

恩粲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
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某官噐量隤然
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
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
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
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既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
周拜前而魯在後雅當揚盛代之芬某自許納交日知

蒙潤東亭祖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羨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丘樞密

帝思舊敬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既洽周邦之願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豎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逮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頃者無故乃輒造端裔戎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沔水之癘疽未決淮壖之瘡痍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

在某官魁傑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之出處初同賈傳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涓濱黃髮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信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而蒼生之望方顛顧堅卧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鎮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忽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關果何煩劉雍之行若黯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鄙既定晉

公可歸雖幸儉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
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是數
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隔一紙稽
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且待我夫豈割
言此猾哉

賀鄒給事

幕府策勲宸廷進律赤丸夜語習聞猗猗之鳴白羽徐
揮聊正鯨鯢之僂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稂莠不
除嘉禾曷茂虎狼旣盡群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
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
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

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
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
仁風已扇於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疆理
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
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群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
施英畧悉殄群凶長劍利而水剽蛟龍暴鱷除而陸全
犬豕騰歡謠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
贊喜馳慶方脩於訟語鳴謙首實於珍函開南嶽之雲
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稷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
罔旣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
念拂繡而自贊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
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
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筮周行鷄舌含香僉共
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
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悴烟青近歲不知其
生聚自聽顛除之命咸興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
辰布政澄光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
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搔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
狀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既

賀正

風從艮至已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瑞鰲
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已徧於寰區某官受氣英奇逢辰
熙洽道運既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交紫泥封五色
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曉入班行某尚阻馳
牋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
驛以行願副萃林之設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顯授峻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使峨
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亦重恭惟
某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林廊廟固亦何
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上意匪虛驛騎傳音

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正恐未免其趨承已日敬仰清徽觀庶事之當憂豈片言之可既事易於暫而每難於繼兵貴於恤而亦惡於驕行且追臯夔之上風夫豈計管蕭之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或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丘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卻紛拏之請獨能意向之莫搖既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顏誼激壯膽輒紆胷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基必貴之資徒抱虞

翻不媚之骨竊攷自脩於平日未嘗輒恃於古人其爲學也脫落注牋簡斤枝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歸植其志也顧飭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忍苟同於衆人一生習習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蓋年齒若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徵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靜陶天性唯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况內眎儲蓄頗不汚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世多踈受資甚僻方當俗好馳騫之地每懷天下深長

之思閉門造車嘆未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
先後之規模低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挹堦除之下
大要不過寒溫退而雜選寮案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
無小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盼期望宏遠教誨
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刻凡所蒙被莫
知自來念薦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一履寔足
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鼎有若治亂廢
興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平定之規可轉圜於
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
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夾谷之事功吉甫
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陝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

裴度之隄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填舉
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
然鼎鑪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
及况相馬之法於所閱以充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
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
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之足或可致千里
曲謹之夫不能守一竝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
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
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
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
得茂異少副高明又况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

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羨矣自視歐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佩先正之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單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悞侈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實論未孚尹縉無以動景畧雖驪茂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愛其

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員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鱗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蟻蜚豈其舍己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苟容而爲說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之鈍根濃熏一瓣香决不墜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墻徃歲之官獲親丈席疇意棲身於

郡校習觀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
蓋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
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
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儷温厚及物所至生春從
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
樂之大全脩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
庸何所宣暢持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
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帥
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
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
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

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比暮年四
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
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
用一名士以報 國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
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
壻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
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温公之首
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亶爲文章之選歷時
既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炎圖再造遺制復

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
負先進之重名受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
重於時念天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
者容塵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
爲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既
不能旋天地而轄三光文彩彫踈亦無以陶帝皇而繪
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籙目未睹乎制作之庭希屈馬
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里果何足哉方安
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卽牘至郡僚友謹言時方恍
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
之則天下何有不可爲者某官隱若廟廊之望全然山

澤之癯焚香緡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
屬人窮通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
文章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
悉歛光銛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堪石
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學爲海澄
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婉紅曳白而不見凋
斲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灌精深一言流光
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埴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
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券已作投醪之醉
敢云畫餅之饑某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
陶育大醇敬脩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倘

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蒼深知

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采峻邈矣賢愚之
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慚
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
踈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
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
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
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
清夢蘧蘧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歛
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闕於

天門坎嗟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問寂
寂自暗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
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
禮之門至如代己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
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
及舉世曰然伯益遜于朱虎又遜于熊羆夫子不如老
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
惟無曠濼是謂獻納在畎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
必志於澤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
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范中書

人間墨綬莫望前芬天上紫微忽騰今奏考諸績以何
有陟以明而未宜唯其因是以自強或可責成於他日
竊以上思得士下難自媒欲遂交求爰設中舉我朝不
造此法浸明初限關陞載嚴京削選階既改陟舉允詳
何事兼收乃成濫及顧某顛陋舉世迂遲平生等儔多
倦霄漢骨正坐於不媚鼓長嘆於未斲鶴在籠而趨欲
摧馬伏櫪而心徒壯一供役事四面塵紛姑守所聞未
知其往趨承惟舊拂濯加新慨念春江嘗飛仙舄惝若
在後推而使前某官世陋常平道侔伊呂瓌言瑩行天
下皆曰偉人瑣闥詞垣朝廷極其盛選欲恢弘於相業
務儲蓄於人才我以為賢人觀所主某敢不期道德於

不負付功名於儻來竊慕古人盡此心於王室姑同流
俗致私謝於師門

謝除宗簿

授經周禮勿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
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
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汚清華伏念某唯賦
一寒遂令多戇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
耻為於諂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群書汗漫之觀玩
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柰何涉
世之道踈即人之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
雖舉世多知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

日有餘龍動春雷鵬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
千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畧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觀
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頃不緣於介紹今寧俟於游談
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重恩壓頂慈
顏生春某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惑雖格天格帝已
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
解不調之瑟浸開已逐之衡鴈警燕霜無復雲間之信
犬眠吳月但生足下之釐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
民氣樂內外一通於臂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
宜無所事而乃緇衣深好之檢頻頒取之布帛復取綺
純之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

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偏位
置無爽大者既叅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淹洽而有
文付之論譔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膺牧守之權或
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某能
投距某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
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笋顧笋方奮甲人雖覆石而使磐
然質已涵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
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粵卉皮之地僻如
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
尤人若無竒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
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既曰散群而

壞植又云並受以蕪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
攷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
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
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
匱石室作千載之奇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
此時鴻筆豈容遊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臯夔之
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袞百懼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
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
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謝除編脩

宥府萃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

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
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脩隸局之條汎眎從來多處名
勝如某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
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
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見決
其終身暫接顧和即許州中之令僕初逢裴楷輒稱天
下之銓衡或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
而知功名之盖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
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頃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
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某才莫當於八面莫
蓋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

名之志而謝安之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犖狃騎
鵠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
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留我公之顛庸仰炎圖之再造
層陰解駁麗日魏煌密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
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
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九旬又洵超授泰階兩
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
恍若奚從某官清和兼在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
漢人物傳家不數於常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
姦臣既殛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專用皇極發號施令孚
于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

革房瑄相而風俗清上焉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
儀百辟兵與民而均惠遐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
外憺頃特有聞耳今幸親見之兢畏恤災講求蠲賦若
民生之休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既幾
微之已熟况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留所謂迎刃
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尤爲
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焉當築而
未城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軍容肅齊以此
固疆殆將摧敵指搗諸將蕩定中原天或從之事不難
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
機論竊聞於廊廟漏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旁對之言

嗇夫可監自非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芻
或反疲於羸特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嘿
守如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
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陳如
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將自速於
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控大鈞之謝敢
伸小已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
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
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
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
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

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謝執政

暮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緡亟還舊列久矣仞牆之
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
志情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既投非
玉遂欲水之比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
朝之一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
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况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
安之日拊黃梁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
孰爲此者豈無自共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
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底和同之應思汔

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况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毋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粵自徃冬南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矧如紙尾之銜端若水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沍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觥之雙闕夢遊烟浪

之五湖蓋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芻蕘於中天而滄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鷗水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某官自臯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蓋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千年勛業已如赤鳥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

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
限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其敢
不長懷未報之思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
而負齊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東三百出洲圖日至一變窮厥效以輝煌不費於大
其與矣昔哉劉之原象蓋中興以十禱與土未毀今山
勝而莫息其言自阜矣以爲與州自谷斜擊購囊安之
非上中之始一賄顯木之罪文則以爲而能言豈繼業
人昔獲之八大地區因以天而前畢新流於不此半
之正賦蓋惡百澤以無功也亦謝矣於於一楚而於原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

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航之
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
慶同國祚某官稟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
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玉案橫麻碧落天高
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仗之班某自墮
凡塵心依愛日益調羹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感凌
更挹湖光而爲壽

癸酉正旦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旦續詩人獻壽之
篇某官翠闥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迥樂聞九奏之音
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
松寒稽留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
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諜後猊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橫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轡接朝天之騎乃
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某官
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既舉萃於地望六
經正統更享譜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

頻年趨陞夙殫父教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
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詠
辰而布政亟改命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
濃禁籟看促覲於天墀某飛糝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
贄姑寄意於筆端即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爲詹詠
莫盡形容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更書乃今日繼賢
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古人金石
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其寸心恭惟某
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難逢之會章明竑偉

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身小試鋒鋦賸有聲價今
當謝去肯復留鱸集之堂行且召歸即穩上巢鸞之閣
某資薄而難任根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懍後
圖之莫計賴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
歲寒松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回請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賢之典蓋將備邦家他日
之用夫豈爲里閭一日之榮况夫學成而行益尊實克
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逢伏惟新貢省
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却今當怒飛行見發紆
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
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
其猥辱曳裾更厯點翰征騎衝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
光之行青衫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熯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開北
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于征旆正欲一介問行
李已驚五色墮珍函籍甚先施凜然不敏恭惟某官如
九苞鳳出而寓宙文明如一角麟生而史冊書瑞石渠
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
士當年爭看斫得廣寒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
紅塵風日不到之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

席之慚敢例發無氈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蕭之迎舞
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羨晷歷七日而始
至萃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
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
社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爲好悵百里
之相望脩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回程知縣

製錦三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
嘘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屋宗盟特先

萃翰高誼稟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
慚過禮中牟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
之喜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
濯纓之在後辱擗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伏想論交
之屋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
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敷勛庸赫奕念不
見者滋久盍端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
江地近更孚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習拜九
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

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回岳運使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廡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
囊牋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亶然菁萃賁甚某官
與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
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敷
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叅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
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
趁綠徧千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即催召
驛某僅存餘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
部如聞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鴻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卽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紫庭
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樞形勢增雄威名大振竊以自昔
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魏吳爲角立之
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合此兩路之權爲今
一商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
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談未多
於李杜詞壇廩廩短廡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
一日赴功名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
刀大將趨庭而稟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
勲入接臯夔之武某倣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櫝之方

脩荷珍函之已逮宿好爲屋日望有聞安用昔人草尺
書而招贊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

回趙鎮江

制閫疇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就日
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某官雅度
恢弘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劉玉海觀瀾標
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幾年懷經濟之心一
日赴功名之會舞鷄半夜擊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
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方圖淝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
長江之重城高鐵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
木收功在末湏犁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迂顧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
若虹蜺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橫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
某官才全而氣屋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
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
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觀光公孫
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
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榜登一二
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

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驂騑追天風於萬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凜若寒松之誼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萬群之地猶識注瀕八尺之竒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末至顧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以終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爨分輒露愚衷伏念某學愧師承

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耻爲表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兢進之心平平自甘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暇時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温方當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漆胡王之首水鐵障之山汛掃宮庭脩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贊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漫隔化樞賜歲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關

陸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寔
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
頃豈他人能望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既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僭
陳吞鯉之書少仲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誼之學
袖有韜鈴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數千里虜地在
吾目中粵惟金陵定號天塹復河湟而定闕方將圖進
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
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
問然聞中國得新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

日以俟漱單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
之庭獨有運籌之畧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
名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名
壯歲佩帶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華行趨
絳幘之間伏謁玉帳之下允惟虎首燕頤封侯之相要
是竒才此豈驥頭鼠目求官之人能成大事每深嘆於
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弄翰之工烏睹出將入
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
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蟻甕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之屈

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士下之人未嘗不斲致身由多奪於動搖之私卒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頹風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斟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迷津之人決不惜於畀長生之籙况他人合浦之珠已去而我

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兒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於從容指麾之間巍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敷盡由特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我寧寸莛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粵片言拔士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畫一之條仁哉九重

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衰延民風錯迕若
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如新安桐汭之區其
俗尚閩而好訟自餘五郡畧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
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脅
縣而誣訴其長官貧人則負貨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
有不盡然者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
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寬博而惠和廉茂
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寬大布宣循循儒者
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甯
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寬
論朝臣列等之功豈湏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

心某學淺無津而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
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脩啓牘少伸宿
昔之卷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剖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
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
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庶靖持躬合君子温温之度慷慨
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
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
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
有詔自天寧俟已日某遠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

愧書詞之不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遥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戶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即平日施行之事下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爲國某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日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入侍翠帷雅稱甘泉之法從然北限兎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之故疆胡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

紇爰疏內渥俾宣外庸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恩簪橐論思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寬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春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桓爨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饗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洪爲計卒負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萃嵩知地足依決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爾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能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齋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粵自依蟾而得藥便當問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牙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闔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首向非一得社稷之臣

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畧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胷中自有百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讀晉人諸陵重脩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犬戎荐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而今焉緩帶輕裘奇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實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茲何事不立漱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其濫膺世祿粗守官箴未即巖瞻徒厓斗仰

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
睹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實難其人
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之萌昧冒
匪材隕粵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復動於兵端百
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人心邊州之痛毒方
深汚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
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烈而無補惟國家濟濡之久何
忠義摧落之微坐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歲嘗諭以
書謂來契丹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

忽起公來殆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
解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爲容拜
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
槩仍叩淮壩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
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即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某參
選亟歸閱日未久果聞偉事實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
賊首裔戎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
之起舞允念此舉足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
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
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
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

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酬
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
成匪仞墻之私慶盖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
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濫與五人之表嘗
控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
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拊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
汗顏於今日

代上執政

觀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
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被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爲
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留於魯

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我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
以爲誹己行或以爲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
太公釣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
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栢十年之幹收驂騮一
日之功自昔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
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此又得時
之如今矧復問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拊
百姓外威四戎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
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某文
場點滂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丐外自效臨遣
爲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

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
深惟昔者有感今茲頃纏總帳之悲與睹衮衣之盛開
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蔑
某宿依墻仞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
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少常伯之司民頃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依節
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函伏念
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詛寅緣薦牘點滂周行簿正大農
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詭牧人乃叨乘障眷
言古括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脫於諸邑

垂簾煙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
事急之則徠怨譟緩之則乏經常訟謀紛紜漫名道院
調度鄙薄真成陋邦右走台左走溫適當空道陸須車
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簧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
調膺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魯之公
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遠雙闕來護
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壑盡
歸於紫筆群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
之仗况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
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
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施之
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不成伏念
某懵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平曼之屠龍自
分力能終取桓温之棄馬本乏題輿之素望敢嘆日官
之又原誰遣此來恃有公在伏皆除之下曾未幾特望
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謂晉粵已亦凌兢一朝而拔十
人雖未遑於精擇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某官
道務曲成心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
鱗亦借風雷之便粲來褒袞凜若刺芒胷中之長缺然
宦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可

耳某敢不避曾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鉏密粟求
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卽成平一之功收多士而入鈞
陶願終在生成之數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終

國真絲玉生如之煨
聖學姑蘇而致宗廟
其其如小豔曾公之
其書子燕之輪高門
蓋既密栗來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一

致語

建康鹿鳴宴

春日下詔書處處蒐揚巖谷秋風動霄漢人人振刷羽
翰一登天府獻賢之書游講公堂勸駕之燕南則七閩
常布之地東則三吳文物之鄉凡戴堯天盡遵周典唯
是千年之王氣實爲六代之帝家自控長江十萬之師
不減秦關百二之勢起一世明堂清廟之老秉九州繡
斧金鉞之權適當大比之時來主賓興之事且問春官
群試看有此金陵座主無豈非多士之獨榮懸知他郡

之難比新貢省元天與一段秀氣身負千人雋聲能賦
爲大夫上薄楚騷之光焰明經補高第下陋漢儒之異
同幾年結就雲梯今日來遊月窟捷書夜至尉辛勤教
子之慈親課誦更關動多少答兒之隣父粵有回翔舊
舉騰踏英遊家家自握靈珠步步同登寶塔某官百尺
竿頭饒一步千佛經頂上三人傳誦人間縱橫禮樂三
千字徹聞天上卓犖聲名四百州要從白鷺清溪却步
紫樞黃閣不但秦淮一條水寸波不驚坐令淮甸二十
州高枕安卧腹中自有百萬甲華陣獨掃千人軍恩意
洽於營屯已嚴武事禮貌優於庠序益振儒風爰因暇
時更舉縉禮屈金鼎調元之手欵蟾宮得意之人平時

俎豆雍容已宣禮樂詩書之化今日尊壘閑暇更將笙
簧幣帛之誠某官列宿應郎官使星臨吳地前朝相國
之胄風采自高中興名臣之家典刑故在並擁皇皇之
節來光秩秩之筵旗幟精明賓僚整暇况坐中有鯨海
釣鰲之客而席上皆玉堂吐鳳之人舉酒一言來年三
月太宗伯以姓名來上新進士蕭衣冠以前序立大庭
躬承聖問毋如公孫子之阿世其如轅固生之正言凡
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又况石城虎踞
鍾阜龍蟠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代生人傑氣稟地靈老
鳳飛來尚想半山之松竹靈鼈穩占猶聞東閣之芝蘭
何止狀元宰相之有人且復熙寧紹興之近事勉光前

躅無遜昔時相期來春好在魚翻三級何妨今日且作
鯨吸百川氣壓江淮事光圖謀幸侍北門之宴請陳西
郢之詞

河南貢士紫荀詩不比尋常貢士時一老堂堂強國棟
四筵濟濟瑞庭芝傳聞座主趨璜召恰與諸生赴詔期
宴罷瓊林如謁謝請君懷刺鳳凰池

建康春教

虎城龍阜控長江地勢之雄鐵鉞瑯戈侈太府軍容之
盛雖在聖朝偃武之際不妨春田蒐事之常某官制九
州之兵擁七尺之節聲名動蠻貊頃時嘗問於度年威
重攝單于他日更詹於漢相三年管鑰四治戎行百將

同心三軍一勇動搖山嶽呼吸雷風蛇向敵而蟠隱隱
圖中之八陣馬從背而出片片面前之六花進若電馳
退如雨寂慕府山北空餘當日武帳崗朱雀航邊不數
昔人麾羽扇而又適丁今歲一整常須十萬張稗角之
弓三百步僕姑之箭熊旗兕甲影搖汴水之波鶴膝犀
渠光奪燕山之月士氣益倍日暮未酣然萊公乃出填
北門恐不免使人之問使中令若叅決巖廟必令知中
國之威某等久窺投壺之歌頗諳舞劍之樂輒哦韻語
助喜凱旋

朝來百鼓殷軍門知是元戎肅萬屯殺氣直摧龍尾壘
英風遠薄闔場村從今吳卒精成勇却看燕兵脆可掀

好入廟堂裨聖畧指麾諸將定中原

聖節

乾道盛際夙開夢日之符嘉定熙辰載叶旋乾之度欲
獻魯山之曲盡哀嵩嶽之呼恭惟剛健法天清明若日
橐弓戢矢陋秦漢之武功履革衣綈躬唐虞之儉德喬
戎革面狼子易心形氣叶和清寧並貺五穀熟而人民
育三光全而寒暑平米斗三錢端類四年之正觀露囊
五日又當今歲之千秋無懷封山黃帝禪亭長見太平
之盛子晉吹笙安期奉棗莫量汗漫之期某等際運半
千去天尺五慚無妙語仰奉昌辰

雉尾差參寶扇開九霞雙闕聳蓬萊霜清法駕黃金殿
雲擁仙班紫玉盃天上剖符初繞電人間作頌已鳴雷
長生紀錄知多少瓠子澄清一萬回

王母

奉玉皇之寶篆有王者興醜佩女之雲旂來人間世雖
縹緲虛無之際皆涵濡覆冒之區遙詹於穆之尊密獻
長生之訣恭惟來從仙闕下撫塵寰土圭測而陰陽和
宸極正而璿璣運農祥霽色景緯宣明天無風而海不
波星連珠而月合璧時也清霜戒曉愛日烘晴桃開十
月之花梅綻小春之蕋堯眉誕秀舜目開祥爰因閒暇
之時共享太平之福上奉重闈之壽下均四表之驩已
聞嵩嶽之如呼又見羨門之來謁臣妾胎身仙骨結屋

銀臺雖周穆王張宴於瑤池間從屈致而漢武帝塗香
於華殿竟是虛傳惟真主之應期寔上帝之有命故蓬
萊三十萬餘里不憚其遙而天皇一萬八千年願先以
告洵敷鴻寶益衍龜圖

青鳥銜餌海邊來報道群仙浴佛回玉侍雙成開翠箔
雲冠七勝下銀臺萬年黎角丹方轉千歲冰桃花欲開
更待丹成桃熟後却來親奉紫宸杯

前筵勾曲

百世基圖光胙聖神之主九天雨露恩濃帝王之州上
奉台顏後部獻曲

醉蓬萊

望皇都清曉瑞日祥烟洞開闔闔一朵紅雲映重瞳日
月萬歲山高九霞杯暖正想宸游洽絕塞庭深重闔天
笑年年僊闕韶鳳徘徊蒲魚演漾鎬酒恩濃龍蟠建
業玉琢麟符分付人中傑莫國安民持將祝壽樂作君
臣悅看取頭廳押班稱賀明年天節

後筵勾曲

天容不老千齡已祝於堯年地限無邊四海均聞於舜
樂至和一鼓萬象皆春上侑清歡後部獻曲

茶詞西江月

歲貢來從玉壘天恩拜賜金奩春風一朵紫雲鮮明月
輕浮盞面想見清都絳闕雍容多少神仙歸來滿袖

玉爐烟頽侍年年天宴

湯詞鷓鴣天

飲罷天厨碧玉觴仙韶九奏少停章何人採得扶桑椹
搗就籃橋碧絳霜 凡骨變驟清涼何須仙露與瓊漿
君恩珍重渾如許祝取天皇似玉皇

祝版

靈湖王廟禱晴

肅惟靈祠去縣里所某之來此亦既兩年而莫知有神
于此何異懷材抱藝之士宅深居隱而人莫知也夫四
月維夏女神鼓歌以司天和其風清明物生軫軫宜也
乃雨爲霖上霧下潦稽夫桑女俟命須臾神其帥先百

職奮發威靈使蒙谷之日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午于昆
吾祥光赫曦彌滿天地間則豈惟斯民實所嘉賴而神
之威靈繇是暴白千萬斯年昭報無斁寧不甚偉某無
似愛人澤物之志每切卷卷敢再拜以私于神神其惠
顧

消蝗

螟螣蝥賊均謂之蝗得陽則生得陰則藏今白露既降
而濁暑未消鬱雲猶溽此蝗所爲作也入夏以來賴神
降嘉先黍後種亦既堅好何物爲孽忽生其間銛喙如
鎌戕我垂成神其忍諸某無狀切自慕於魯恭之中牟
戴封之西華使蝗不入境而未能焉至於掃除洗濯秉

昇炎火豈田祖所能獨任哉惟明神降靈實終相之

祈晴

頃嘗請雨今復祈晴若無厭矣然握雨暘之權而司民物之命惟神能之不祈哀於神而誰告矧惟今茲璽方入益麥已覆隴神忍不加念而使前功頓虧乎惟神掃除積陰澡沐新陽使祥光下炤而民物熙愉神之賜也吏之望也

謝雨

乃月二日以雨請于神越五日亟垂嘉應物猶有不足之意也七日之夕天地晦冥雷電皆至開決河漢澎湃而下濡枯吹生澤流無垠敢忘神之惠乎雖然一歲

之事今開端爾繼自今茲陰不僭陽不愆允謂時若以訖有秋此神始終之賜邦民無厭之請也

祈雪

候應二陽瑞慳一白恭承帝命虔請佛慈伏願黑風翻旂素電飄袂輕掣寶藏散作漫空之花普爲洄沙催起連雲之麥

諸廟祈雨

農之施功秋則望歲今既七月垂穎在田乃至旬時亢陽不雨惟神監止將害垂成呼喻之間豐穰所繫願均遠邇咸獲流通豈惟此邦獨受大賜俯陳懇惻仰冀照臨

臨

謁先聖

大極合德斯文六經邑祀為僭先儒著明不佩其訓胡
祀之歆庶與諸生退而服膺

交國公

優入聖域具體而微侑食終古在寢當時仰止德容盍
克已私

鄒國公

斯文中興正統獨傳異代同心配此潔蠲盛服齋明浩
然克然

社

邑之有社寔司此土東風仲月吉日維戊土膏方興匪

神孰祐

后土氏

昔平水土下澤土丘民奠厥居物生已稠於報何有潔
此明羞

稷

民為邦本食乃民天神寔專之是則吉蠲相我穡事實
為豐年

后稷氏

教民稼穡蒸民乃粒豐功在人千載一日農田星明有
馨其苾

諸廟

祝

名水集卷三

神與吏皆天子命之以爲民而分幽顯之責者凡吏之所當爲者不敢不勉至若水旱疾癘神之所以司諸隱者其惠嘉之

洪清之遷葬其祖尚書公中孚

其竊聞之庸庸者狎表表者折汗汗勿金皓皓多缺由古而還悠然一轍秀拔黃石名塞青霄燕雲一疏萬古英標于何卷石寄挾山腰有美令孫出幽遷喬顧後植屏屹屹巨嶽萬馬千兵如從天落三驛盤旋乃鍾于麓前朝獬豸卓立步廊前高後低昂昂堂堂至是成象乃若園光右列千筆左排萬戟他日偉人再見黃石歲在丙申輒贊其決既窆一卮大峰三至泂酒臨豆如顧如饗咸曰異哉十日所睹厥既越月如寐如見風骨嶢嶢衣冠肅肅如慰如謝三揖乃退尤異也蓋公言言烈烈千載不磨仰從列聖之在天嘿祐炎圖之千億更流後昆同扶皇極有契如龜眎此銘勒

青詞

保安

十萬珠宮藐在紫清之上三千金簡流傳浩劫之間祇按靈科仰干神造竊念臣一紆縣綬兩易歲符農扈豐穰園扉清淨匪資眷佑曷降嘉休去春昭報之儀因仍他故今歲絜蠲之薦又復愆期雖戴寬隆不勝怵迫輒紆單款爰卜中元伏望貝闕雲駢玉京芝蓋少回仙馭

一顧熙壇潢汗行潦以自消蓋爲民而請命霜雪雨露無非教頤與物以爲春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涸澤三時已被發倉之雨群飛萬翼尚虞傷稼之蝗方仰荅於洪私更俯祈於大造伏念臣等代天莫展畏帝實深荷魚宿之澄光嘉生有潤頤蛇星之歛彩孽類無遺

塩官禱海

天相民居奠于下上海鎮坤壖長于百神凡有阨危敢忘哀籲伏念塩官之境習罹潮汐之菑闔縣千廬惴惴爲魚之慮良疇萬頃駸駸淹涵之虞臣食息熏心匍匐

請命仰神龍之有位暨水府之群司監此微衷降之大惠風濤受令寂無衝噬之憂浦淑還沙永賴扞防之固嗣新祠宇祇荅靈休

祈退

富貴世之甚欲或不存焉貧賤士之同羞有甚於此人所取舍天則從違伏念臣粗攷古今頗知經理因自量其才力知亡補於事功怵惕不皇俯伏以謂懇辭祿秩幸衍年華此去一封儻遂乞身之請他年三徑敢忘稽首之歸更期未殞之年益廣好生之念

疏

祈雨

八蠶方眠雖惡溽潤九龍已起宜現神通仰絳闕之清
嚴苔紫宸之慘惻伏願驅馳神駿吹動法蠶頭於春夏
之交時賜沾濡之澤十日風五日雨無復愆期小麥青
大麥黃訖臻樂歲

治平寺消蝗

若昔如來曾於舍衛見一大火宅有百種惡蟲狐狸夜
千蚰蚘蠹蟻方聞蘭啜盡成蓮花矧此螟蝗害我禾黍
言念佛父爲世鑿王伏願發大慈悲現大威力凡屬法
界非法界一切驅除使有足蟲無足蟲悉皆消滅

治平寺祈雪

我聞菩薩昔在祇園頃刻莊嚴彌漫世界散雪圍之一

尺現寶花之萬重孰閔衆生是依諸佛下白雲之尊者
瞻皓采之如來展兜羅一色之綿開蒼荀諸天之飯湏
彌山上碩睹毫光闡浮國中普資福利

寺觀祈晴

一雨過時雖民情之易怨微物失所亦天意之必矜不
勝迫切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念三農之急莫如五月
之時蠶益方縲最惡溽潤麥畦欲刈尤便晴明乃罹淫
潦之災立見前功之廢伏願捲豐隆之旃藏之西郊推
羲和之車出之東谷庶令動植咸被照臨

瑞慶節開啓

明堂配帝方承錫貺之敷皇壽齊天更冀珍符之界先

虹流之一月行虎拜之萬年恭頌契道玉虛纂圖金籙
冰天華髮咸歌偃武之詩香案袞衣長睹豐年之瑞

功德

十月爲陽月祥開五百載之期九皇首天皇坐閱萬八
千之歲請壽猶開於華俗祝休敢後於臣工恭頌永作
民極丕承帝休雲起泰山長散九天之澤日升暘谷普
舒萬國之明

滿散

霜清猗殿新騰玉色之暉香靄梵宮共祝金剛之壽大
啓諸天之供普同率土之心恭頌仁覆慈雲智光惠日
一塵不警落旄頭於昴畢之間萬歲爲期明壽星於角

亢之次

上梁文

雲溪上梁

封侯起第一日事苦未湏忙栽花種竹十年成亦嫌太
晚已是半生行屋客豈應終欠蓋頭茅重憎群蟻之銛
輒蠹百年之拱要湏一洗聊與更新雲溪居士心住太
空身無定着今日展旗山下重葺先人之故廬向來垂
釣臺邊又有子陵之素約天教留此則在此人謂宜遷
則又遷不妨且同里社之鷄豚也要時訊雲谿之水石
金馬玉堂竹籬茅舍顧其所寓如何好天良夜明月清
風均在適意而已下不逮碧瓦浮烟之潤屋上不如綺

窓籠霧之貴家柳種當門僅比淵明之宅草編成屋或
同諸葛之廬然而堂上諼叢庭前棣萼高有儲書之閣
旁連燕客之區花藥分畦堂庭有序是亦足矣奚其萃
哉心匠既成梓人乃命時也農丁告隙霜女獻晴穀且
于洵脩梁可舉聽我六偉作而一心

兒郎偉拋梁東場谷新栽百萬松他日危簷交聳處
霜皮鐵甲盡蒼龍

兒郎偉拋梁西石鼓崔嵬列岫低下有老龍藏玉骨
千年凝竚度雲溪

兒郎偉拋梁南金魚席帽紫霄間堂名日對思親處
一段晴雲自往還

兒郎偉拋梁北百萬琅玕森翠直墻垣不隔護龍孫
長看傲雪凌霜色

兒郎偉拋梁上閭闔晴開天蕩蕩有手能脩五鳳樓
應結雲梯高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坦然心地平如畫不須築屋貯黃金
但要詩書長滿架

伏願上梁之後昆蟲無作燕雀賀成鶴髮慈親長見孫
枝之茂霜髯季父早膺子貴之榮不論公府茅簷共此
溪風山月更願無邊廣廈要令盡得安居

玉樞上梁

地據雄奇天開圖畫秀水匯麒麟之谷正宗派龍耳之

峯百里南來一川橫截碧潭浸石下遊巢葉之龜寶劍
騰空中有藏龍之洞左岫屯雲而行雨右溪播笏以橫
金丙丁乃太微之垣日朝金殿乾亥實貪狼之水澤布
天關良巽四維若城若障坤申二位如筆如旗五六石
獅在虎伏龍眠之左十餘魚袋列鼈遊鷗陳之前十里
巖扃千春秀氣山君川后護此幾年女媧天皇至于今
日雲溪居士神交泉石夢遶烟霞得王屋山置石之書
不專糟粕有劉累氏豢龍之術未露鱗牙乃因暇時一
至此地千古不傳於鈴訣一朝拔起於眠龍乃於戊辰
歲之秋營我先大夫之兆歲時易畫香燈尚寒載涓剛
辰肇建梵宇選勝青龍之首恭延白象之尊魚鼓一鳴

山川改色先君尉懌後裔光昌武列文班孝家忠國不
負前人之志勿忘今日之言百尺脩梁一時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甲卯侵雲映日紅下有脩魚千萬數
他年一一盡成龍

兒郎偉拋梁西席帽旌旗列水犀更有雙峯如並筆
分明金榜列名齊

兒郎偉拋梁南天開壽宿丙寅間酉鷄初唱催朝騎
曉秦離明澤暮覃

兒郎偉拋梁北馬上貴人如拱挹天然乾亥一川長
盡向丙丁朝玉闕

兒郎偉拋梁上此事端由天所相要須修德答天心

更教氣脉騰騰旺

兒郎偉拋梁下俯瞰平疇雲穰稔湏憐火耨水耕人
佛法上乘先施捨

伏願上梁之後僧徒清淨佛法光輝雨順風調家給人
足要得萬民之安業永令四海之無虞我當竹杖芒鞋
共此松風菊露庶與天下佛子於今永結良因湏教黃
面祖師爲我全開正眼

萬卷堂上梁文

伏以四十年遊宦顧頂自安石屋之居三萬軸崢嶸猶
未有插牙籤之地况可飽衆腹於今年之歉而又拜天
賜於一日之閑積雨逾旬新晴一旦工其舉矣僉曰時

哉聊述散懷姑畱野詠

兒郎偉拋梁東挺挺南來太華峯正類當中提一筆
垂紳正笏自雍容

兒郎偉拋梁西誰遣三山拱護齊正枕中屏旁兩翼
天儲秀氣瑞雲溪

兒郎偉拋梁南南有三峯碧漢叅不用撥沙尋妙訣
分明象合鼎魁三

兒郎偉拋梁北列嶂巍峩如立壁中有天門一最高
全似天街馳玉勒

伏願上梁之後蟬不入簡芸常生香上觀羲昊之皇風
下掃漢唐之陋迹要令有補於當世庶幾不負於儲書

勸農文

壬申富陽勸農

仲春勸農非文具也令到官五閱月此邦農事大畧可見地狹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縣計之僅支半歲半歲所食悉仰客販今日受詞訴每見其指墮農之人則曰冬田不耕一枝之桑亦必爭護則此邦之農不待勸矣然令尚有所見請以二說示爾農焉其一曰勸農其二曰無妨農令嘗至郊外雖曰田無不耕而糞田不至每見衢婆之人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羨稻根耐旱米粒精壯此邦之人重於糞桑輕於壅田况是土色帶沙糞又不至則米不精綻根不

耐旱此糞田尚當致力也此邦平地固盛植桑然江東江西之人凡低山平原亦皆種植嘗見大平州老農云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務要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蓋桑根柔弱不能入堅鋤掘不闊則拳曲不舒雖種之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低山平壠更當添種則蚕絲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勸農者一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抵富人資貧人以爲財貧人恃富人以爲命貧富有相資之理不可偏廢且如近日因舊會通行已沒之質已賈斷之田紛紛贖以千萬計令未見虛實姑爲施行所當退贖者富人固不可辭所不當取者

貧人亦宜自反有錢而贖者固舊物之思復其間無錢轉假於人者徃徃皆是或取之於東家復賣之於西舍所得不多奚苦結怨縱使贖得未必能守鄰里親戚顏面奚施若是借錢不如就業或加典或斷賣得田之人亦勿靳吝比之平時多捐薄少與之且免爭辨復免贖去今來寄庫之錢既已在官爭辨未定舊會限迫約束分明未得爲業無致過時徒費爭執大抵貧富貴賤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命所賦受毫髮難逃貧人當知分定節食省衣盡力耕桑辛勤商販無萌負債之心常思富人濟我急用勿萌偷竊他物之念常思官法壞我肌體富人則又自思曰天之生財爲衆人用今吾乃獨多得

焉其可不知聚散之理乎消息盈虛天地陰陽所不能免富貴其可恃哉無過取其利息無侵奪其疆界無包占其畝步無陵轢其愚弱契券必分明無攔典無攔賣無浮租雖是鄉俗必竟戾法洪範九疇其一曰五福五福之中富居其次好德又居其次富而不好德則不能保其富矣所謂德者非以物與人也亦非姑息愛人也德者皇極也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大則器度不狹中則好惡不偏不狹不偏則存心近厚皆是有德天必報應世固有多行不義剝人利己而亦致富貴者此皆氣數偶差而非天道之常故不能久或一世或不終其身甚者不能數年有因竒禍而赤族者傾家者令嘗多見之

蓋愈富者所爲不義愈多故得禍愈酷又嘗見積德之家其後必生才子產俊人取儒科登顯仕有爲宰相者此無他皆天以其所施於人者而報之也蓋人雖貧窮皆天赤子人而戕賊困苦天之赤子豈不爲天之所惡哉富者能處其富貧者能安其貧則禮義興風俗厚更能輸租以時無事追呼差役旣平不須爭糾篤親族之義無恃長而凌幼叙鄉井之好無因財而害誼小辱必忍小怨勿念無宰殺耕牛無輕生詞訟無鬪毆犯法無唆使人爭訟古人云教唆之報殃及子孫不惟富者可以教子而貧者亦可以讀書如此則爭訟日息田里之人不至官府則可以無妨農矣旣能勤農又無妨農則

家安得不給人安得不足哉令生長田野每事不爲虛僞凡所以告爾農者無非樸實可行之說爾農其歸告爾子弟爾鄰里其相與共行之令不勝懇懇焉

橋疏

汪復求東甲橋疏

地屬休寧溪名東甲合百源而同派歷萬折以朝宗遠驅川蜀之車近走湖湘之騎旁連交廣密接江西凡赴上京悉由此渡爭柰春霖夏潦拍岸浮堤坐賈行商姑淹番於旅舍羽書駛足湏臾遽以呼舡然而山東水湍石高浪駭畧計比年之事覆舟者三坐令非命之人爲魚且百是故某等謹發願心輒傾中產之儲首倡千緡

之施雇工閔嶺取石萬安始役三年裒金半萬然而插
空之石凡七礫甫就三洪覆橋之屋逾萬椽未營片瓦
初謂可干於闔境未嘗請疏於他州今既力疲勢難中
輟稽其終事必也萬緡不免亟走中都僭求一語然而
言輕瓦礫豈能易寶藏之珍或者心發菩提自欲填精
衛之海他日幾人行坦坦更教千載說洋洋

贈范甥可起

予之仲姊歸于高平有子曰震予字可起口不絕吟六
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汝子暨孫必壽其傳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一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二

說

史說

穎濱古史論
三聖授受

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
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
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恐非孟
子之言也蓋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
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久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至
益不度天命而輒受於禹已而天下不歸之然後不敢

爲此匹夫之所不爲也而謂益爲之哉古史又云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是而貶禹此以好異議聖人耳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故夫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已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益不足授也亦非禹私於子也蓋啓足以爲天下故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則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哉是說也蓋亦以常情而窺堯舜禹而不知三聖人之用心均之爲公而已矣

孟子說

吾夫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巖巖泰山也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道冒天下而人不見春生秋殺而物不知故曰聖人之道大至若孟子治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治天下則運之掌甚至植桑必於墻鷄彘必以毋織毫靡密無所不察豈非有用之才哉學者當學孟子之人然後可以達於夫子之天

二亭說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王金陵語也而季同取以命亭夫山水之青綠蓋山水自然之容色也山水有自然之容色事物有自然之理金陵樂山水自然之容色而不樂循事物之理使一代法制變更畧盡

而天下紛然不寧以基戎狄侵陵之變嘻安得謂之樂山之仁樂水之智哉季同坐此亭止此心玩此青綠思天下之大事事物悉有自然之理則萬象容色四時呈露黃河奔放吾益益也泰華突兀吾戶庭也金陵之語不能用而爲我有矣季同性恬不與物競其進此道也無疑勉之勉之

汪秀才求墨說

柯山汪君以儒名家者乃一日袖太玄君見碩洗研試之果非凡材也且欲求予之松房雲溪以爲墨表溪房安能表哉玄君當自表耳胡不觀颯颯萬桐陰一窖千斛塵肯將石壁博沙金天清露下注黃庭

先君六孫名義說

海于百川盍思所以受之納汙藏垢大吾德也含光發恠寓吾神也出入蛟龍噓噏雲雨章吾化也故字海曰宗源木有本不顛水有源不涸培本深源非養不深非正不養故字渭曰養源午夜仰觀太空無雲河漢皎然人心本明無爲物昏惟清乃明惟明法天故字漢曰澄源洙泗講學曰孝曰忠曰誠其源正且清一念舍是舛其大原故字洙曰正源河水靈長汴實分流蓄大益深慶源滋長故字汴曰慶源渥洼水涯神馬所生疑若奔風與虹蜺上下顧乃安玉閑行軌道雍容漢天子屬車無惟異產而惟淑德則培豐緒衍安所限量故字渥曰

長源物有斯名也必具斯義也矧人乎佩之與俱無曠
無辱

諸孫名義說

古者父命其子祖名其孫名止一字字止二字二字者
助語耳未嘗用兩實字懼其義之不一而佩之不專也
回字子淵賜字子貢春秋之時尚守此法至漢則漸變
然尚少也魏晉之後則此義不白矣予名字諸子一時
失記今不欲易比名諸孫則用古義焉其恕字以行父
語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記禮者曰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曰其孚字以純父信不中奚其信純
乎天德發乎性端則信矣曰其清字以立父果清矣懦

夫聞之卓然必忠信行必有廉潔清也詐清非矣曰其
厘字以容父容盛德也天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覆地
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載容則大大則久故曰可久則
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厘之時義大矣哉曰其深
字以長父源深流必長學問踐履皆所以浚其源也浚
則深矣建老曰其元字以仁父元天德也仁天道也天
以一元之氣而運其仁人則體元之仁以成其德故曰
仁者愛人又曰仁者靜愛以仁人靜以自壽與天爲流
通烏有既邪予在維揚活數萬民兵在閩中欲活數萬
百姓及其家居則給櫝櫪施絮繒立義廩微矣而未大
也然大也必權以行之孟氏子之言曰如欲平治天下

也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吾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跡孟子之言天淵矣

范氏四甥名義說

仲姊歸范氏有四甥長性緩懼其不立故名以震可起字之起者勇有行也二性逸懼其不誠故名以巽可敬字之敬者順於理也三四皆競爽然皆慮其博而雜散而流故名三以艮字之可止止者正也名四以兌字之可說說者養也聖人作易一卦具一理一理足萬用衍而能伸用不離本斯其爲名而已

銘

鎮淮飲虹二橋銘

往聞建業與長安洛邑爲古帝王更迭建都之地其地有鍾阜石城大江天闕之勝欲一游焉紹熙辛亥歲自富池汎江凡二十日艤石頭乃陟龍蟠之巔登虎踞之城尚羊四望徙倚終日時九月十月之交也雲空天高千里一瞬見有水焉其一自西南流其一自西北流合于方山以注于江問之則秦淮水也跨水要津有二橋焉循水至橋穹碑屹立迫而眺之則澄江丘公辭也其後十四年爲嘉泰甲子來掌校官事而公亦適縮玉麟之印於此公宿有海內聲名未至也人懾心側足以俟既至也春和風薰因其畏威示以懷柔人益安事益暇暇日顧吾府了無一事因念曰秦淮之上所謂鎮淮飲

虹二橋者得亡恙乎吾昔爲從事時所作也吾所爲記
實鉞之石度今圯矣吾志也可不嗣乎乃以全撫授觀
察推官劉叔向日取材于某石于某甃于某視舊更新
無所虧增費巨役艱民不與聞五既月工乃成是歲九
月與次年正月也且洪都滕王閣偉觀也唐中書舍人
王仲舒從事其州也建焉後三十年觀察其州也又脩
焉唐人欣艷作爲詞章百世流芳夫閣游觀也矧橋惠
利斯人乎公獨樂澄江且十年金陵者全吳之藩籬而
淮甸之腹心朝方起公以爲重也有居六蓼者書來云
淮人頻年凜無固志日東首謀渡江屬聞丘公爲江上
帥始肆意耕桑卧亦安枕嗚呼是豈私相爲好者邪一

得人焉係賴若是司選任之柄者其可苟然邪然則公
以一身之微居長江之上能爲淮人萬里長城二橋顧
足言邪然是特江淮耳使公而位廟堂則四海所恃以
爲奠枕者又將如何邪念頗有志斯世耻爲空言者然
職在庠序他弗與知至於託筆墨紀金石以觀悠久則
固其分也其何敢與遜乃序而銘焉銘曰

詹彼淮水兩源輸一發華山一東廬匯于方埭乃江趨
流貫臺城勢紆餘隆然兩圯據津隅朱雀萬歲今蘧蔭
智者創物守者愚一作一述後先俱我堂我脩曩所無
平可轉轂廣方車吞淮跨蜀坦坦涂三邊激奏萬里書
夜馳晝走康莊衢公抱闕材聳萬夫區區橋梁直錙銖

推此宏謨磐八區南可關粵北庭胡析木天江海如渠
胷中長橋隨卷舒唯所巨細用何如青蛇綠字銘翠珩
詔爾終古繼來譽

延益齋銘

景温分教金陵作新公宇矣又創一軒扁曰延益以予
嘗居是官也屬銘焉予爲之言曰古之聖賢以道任諸
已淑諸人未嘗自以爲足也其任道也愈重其求益於
人也愈切夫子以天縱之聖集道之成眎當時登門之
士何啻泰山之於丘垤河漢之於行潦哉而夫子之於
二三子也方且以四子爲友而若有所資也以六子爲
侍而若有所缺也然則學問之道寧有窮已哉金陵爲

東南一都會四方之學者咸萃焉丞相益國周公好賢
樂善海內所宗鳴道是邦流風未墜景温躡其芳躅仰
止高山能以虚心務於求益然則並驅前駕夫孰圉諸
銘曰

湯湯秦淮涓涓自岷其行萬里浮日浸雲細流交歸莫
測其津道源於身寔資諸人能遜厥志其積乃盈小智
自私大惑孰箴巍巍天縱所集大成四友六侍取之其
門惕若自厲吾道愈尊虚心延益庶幾此意顏何人哉
希之則是

棣華堂銘

鶉首之月氣方煇有彼儒生云戾止袖中天筆祥雲起

繼以連編如詩市汎觀夫孰無兄弟乃荆不榮棣不韡
偉哉周氏顧如彼感寤宸衷來天瑞竹木無情皆並峙
夫豈人力至於此我因拜手窺明旨此扁不獨周氏侈
要令風化覃遠邇庶幾比屋皆周氏瞻我曾高標義里
我不敢墜聚千指松阡雙蓮屢呈水僉謂至和鍾厥美
我聞人心皆天理上天下澤卦爲履兄弟天同曾玄異
同不可異異反是大宗有法宮有制別嫌爲禮戚踈義
六經所無意有以若夫睦族尊本始千萬斯年不容已
曾何九世足云耳

程格之願堂銘

惟復見幾惟靜造理慶雲景星意端所起擾擾萬象孰

知其真日永堂春內樂恂恂是爲願堂之主人

滕縣尉切齋銘

洙泗講學惟一惟精未始汎然一於競名切問近思豈
其鈎遠如切如嗟一皆可踐近世不然脫影遺形豈其
不的託以自神軻得其傳仁義皆實無垢發之言言可
則凜然而敬熏然而親不激不誣如準如繩今之學徒
師生皆空背瞬乖離孰守其中吾將疇歸昌黎軻雄

月硯銘

零陵山珍湘潭水靈萬丈青蜺橫截天津匣而固之豫
我玄經丙申七月十二日銘硯之陰

贊

有爲陋質者輒自贊之

彼若人兮嘗見之雲溪又嘗見之紅塵今又復見之於長松之下是殆與世多違而與天爲徒者乎吾將叩長松而問之

松之露可以濯松之風可以披胡爲乎舍之而亟出懷之而未歸雖然汝先歸兮其爲我謝暘谷之靈茯苓之司謹以三年爲期期之而違則請峻北山之移

爾紆紫服乃野其衣爾誇從臣乃逸其人歎世盜名有若爾之所爲者乎噫嘻我知之矣龜蒙之山有猿焉裹以裳衣南海之濱有禽焉樂以笙竽方暴方樂子謂何心乃野乃逸始還其真嗚呼百世之下必有從子聽雪

之塢踏月之林者

王直閣寫真贊

精深而不膚直毅而不諛森乎逢掖之秀汪乎山澤之臞了不見其爲侯門之腴嗚呼斯其爲賢相之元子也夫

郊祀天光贊 首缺二行

若橫虹蜺若聚金鉦峙丹殿之峩峩照碧瓦之鱗鱗維見可睹萬目在廷攷之前聞未傳與經其炎精之盛與其明德之象與其天光之下燭與其陽彩之昭回與其滅旄頭之應其獲玉章之證如漢元鼎之事與既月謁謝霜景晏溫都人縱觀四方和會天顏怡愉和氣克塞

羣雅一辭於斯爲盛繼其自今錫祉大來天右序之賢
和物和朝野賡歌天右序之殘胡其殲三邊沉柝天右
序之雨暘時若多稔多黍天右序之皇壽以昌皇祚以
長皇德以彰微臣拜手唯君臣一德天心乃休唯一德
匪懈天休不已於萬斯年景命有僕

賦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爲再見于上帝惟王者父天
母地尊祖配天顧已疏於三歲矧克脩於十年我 藝
祖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功該八埏儒臣夙咨合饗
載嚴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期裸鬯至日潔蠲於

穆 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叶吉 二祖並崇 列聖揚
休是則是共感生配祀火正奉祠典國顯太一之祐咸
平昭五帝之宜熠燿皇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
明偉 上聖之繼照顯睿德之升聞中更孽臣胡然弄
兵撓捨搖空戈鋌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俾彼元臣
運膺泰亨 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克塞抃蹈布野
年穀豐衍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衢雷雨灑乎寃背爾
元老兮以蒲爲輪爾雋髦兮復招以旌拔偏裨兮人自
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兮家不遜於龔黃之名日月功
兮課中才之士拘挛脫兮待非常之英鬱然龍翔油然
霧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其橐干紀之夫神趣其縛豈

曰無幣兮今泉流豈曰無粟兮今紅稠稱鈞衡兮物不
頗解琴瑟兮聲惟和 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
我后之德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玉曆乃練上日歲
紀之申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博大
以碩奉粢以登有芬其苾祝無媿辭天其饗必時也絳
闕天低宮壺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先謁圓丘
載祗奠奉雲陽之壁瑞陳宗伯之珪露凝冰簋雲飛寶
爨虞豆夏歲壘酒象醞肅肅乎觚壇之靜洋洋乎英莖
之遺龍章兮袞輝玉采兮旒垂天容兮雍愉天步兮委
蛇臣工巍峩環佩參差玉鱗金猊燔燎煙霏神光若交
對越靡遠永言配命流慶丕基禮成樂諧人神以熙宗

卿奏畢殿監授衣已乃輅車樊纓龍旗日升清蹕警嶽
周廬撒星登龍翳芝蛟蟠螭騰鸞駢豹尾黃鉞金鉦月
卿按節九軌塵清乃御端門乃宣巽澤陰山瀚海杳無
垠域頌聲滂洋流祉融液此人之和也六花先紛前星
澄彩寒氣霽嚴晴光散靄數點灑空適當肆沛此天之
和也天人並和曆數無疆 天子萬壽元臣作朋靈監
觀下方外慰寧峇天閔休宣烈斯人益彊不怠吾相吾
君丕休哉唐虞鳴和明良載歌惟唐有臣亦賦南郊矧
伊我朝文學成林鋪烈揚芬寧遜昔人望雲章之玉冊
想翠鸞之芳塵是用作歌憲世千億宣之樂章刻之金
石

仙露溢金盤賦壽 皇子

日躔角宿昏牛旦觜適與月妃合于壽星此仲秋之候也商精之君曰少皞金官之臣爲蓐收此素帝之所以次於炎皇者也銀榜輝輝銅樓隱隱前星帝子之宮大嶽天孫之宅畫堂甲觀拂丹桂以飄香長坂猗蘭散清香而結佩是以若木分暉天津澄浪太師吹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當戶右光浮仙露於金盤日映彤雲於寶帳坤合大和天噓一笑得非今日之令辰而皇家之大慶歟至若躬蘇融之忠孝飲王褒之禮詩寬仁秉德未詫前芳聰哲照人有光往謀千官熙愉四海依詹若夫落雨銀鈎東阿擅筆搖山玉彩龍翔飛章又皆其抑

末者耳丕休哉眎膳五朝問安三至餐道沐德崇師禮傳侍含元之萬年閱金蟬之千歲猥以寒姿寘之末綴父天母地幸逢震一索之祥日光月輪請獻樂四章之義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八月九月之交沆宕氣清天宇澄穆於是紫陽宣平駕輕風衝薄霧下子陵之瀨入桐君之廬膝行稽首順下風而請於金華仙伯曰恭惟仙伯真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湏極貴又長生者也仙伯曰何哉宣平曰十年以來有大勲勞於王室四方以寧六氣以平建平章之隆名冠輔弼之儀刑得非超然獨出於雲臺之上

者乎駸駸期頤帝又錫齡還童神爽躡雲步輕肩可拍
於洪崖袂可接於廣成又非隱然翱翔於絳闕之間者
乎仙伯輾然而笑曰子亦有聞乎宣平於是仰而栗俯
而慚乃再拜又前曰區區蒙昧居歛之陽餐霞飲泉兀
兀窮荒至德要道莫睹端芒恭聞仙伯起石為羊祈少
賜於刀圭或可脫乎塵滓之場

秋水賦壽李尚書

森兩間之物萬惟五物之莫京上騰乾端五緯粲呈俯
列坤維五方莫名金石播諸五聲順成黼黻昭其五色
有瑩贊元功參至化利用群萌於是則為五行考混沌
之未鑿惟二氣之堅凝有氣則有水故曰天一所生則

知水者是為五行之啓征也震下坤上其卦為復日離
南斗泉發幽谷體生於冬用見春夏正養於秋至神不
化詹彼銀潢澹乎午夜相彼兌金接乎夏假則知秋者
又為水之靈舍也繫人之生五行肖形英英我公得水
之精由西江入彭蠡徑盆浦背震澤又折而東茫洋瀆
漭與沱潛河漢爭先後校疾徐已乃搏扶桑浴方壺渾
天形以中涵噓雲氣而直上夕月同光太陰合象與海
為一莫知其狀此蓋公之德業無涯而勛名鼎盛者也
鍾河漢之清以為氣貯滄溟之浸以為量劑不息之體
以為德賦無方之形以為智覺回瀾之勢以為文灑不
澤之潤以為仁則得一而正至精而神安得不與此水

也後天而不老先天而固存哉雖然人固非魚魚亦忘
水縮之一勺不見其膠杯散之八紘不見其滿涖河伯
不憚於無餘海若無夸於多美獨不見潮乎彭澤沸渭
蟠吳捲越汐平液息萬里一色變化翕忽誰窺以臆四
海既澤斂而東湖初九潛陽乃坎之精此則公頃年對
使者之辭而頴濱亦謂四大海水同一濕性者也厥有
人焉分井之泉允金資養離日爲明不爲任公子而釣
于東海之濱目不存乎鯨鱣鱣有取於鯢鯨公其賜之
若木露英庶幾汎渤瀰而浮滄溟以問乎河漢之津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八月之秋璿穹浸高幕府晝長文書亦靜聊假寐以憑

几湛午日之在空矍矍乎如醉露英飄飄乎如乘赤螭
而御剛風歷十洲過三島海王戒嚴雍觀不怒舒徐般
薄於二千七百里之遠遂至于三神山之上於是排雲
障叩丹門前方壺後赤城貝闕龍蜚玉除虎蹲燦赤崖
之木石紛瑞壑之瑤琨飲東方之清氣視太陰之吐吞
仙官佩環威容甚溫安期降謁偓佺導前問公安訊官
今孰尊起經綸於一念去清都於許年布武蓬山褰裳
諫垣下瑤池之旌節鎮四明之洞天曾未及對忽有頤
僊左持朱果右酌金觥鼓瑟鳴球鸞鳳飛旋白羽一揮
玉虬蜿蜒子其歸乎爲吾一言風雲千歲上帝隕祉入
綿邈廓之圖外刷幽燕之耻然後封泰山禪梁父舉萬

年之玉卮相太平之君子還如頃年領袖僊官集真人
於斗柄朝北帝於天關言于于而未畢夢蕭蕭而亦起
夕陽挂山明星浴水望靈瑣以茫然庶憑辭而致喜

釣臺賦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定之區舍舟卽山將遊乎嚴
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波長嚼薇
味在或荷簣而歌或濯纓以喟或彈北窓琴或負南疇
耒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託以酒狂或隱以詩真
或膏肓泉石或生死絲綸今昔之士何啻千百輩卒與
微塵斷梗以俱漚而子陵標榜獨到于今耶且吾與子
幼而學壯且行之莘野磻溪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

者之所爲乎予咲不荅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蘿側足登
乎釣臺之巔拂蘚磴以危坐訪幽蹟以遐觀壁立巍峩
之石下接魚龍之淵儉萬折而忽平逼象締於曾關其
旁則重峦複嶂氣象紆環雲魂霧魄棲舍其間鳥啼晝
靜泉落涓涓古藤曲蔓陰森夏寒怪木千章天矯龍蟠
幽壑嘘風空江浴蟾其下則萬頃寒濤起伏奔翔擾擾
曾波三軍騰裝川君怒靜素練拖江日薄沙晚風帆浪
檣一徑接溪草綠汀長維時秋也快清風之颯至喜晴
天之開碧瞰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蟄頓足望乎八
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觚酌酒晉酌于先生曰
嘆哀平之不吊兮人人鬻漢以求官與天子有廬江之

素兮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兮未易論古
人於形骸之間既而與客醉卧于石舟人驚報潮來舡
發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十二
終

程